

毛笔的常识

潘天寿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毛笔的常识

潘天寿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笔的常识/潘天寿著.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0 (2014.1重印)
ISBN 978-7-5340-3579-1

I. ①毛… II. ①潘… III. ①毛笔—基本知识
IV. ①TS95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1781号

毛笔的常识

潘天寿 著

责任编辑 屈笃仕 杨 晶
责任校对 霍西胜
装帧设计 吕逸尔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第2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3.5
字 数 5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3579-1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毛笔的常识》原系潘天寿计划中的《中国画用具材料常识》之第一篇，遗憾的是，除《毛笔的常识》一文外，潘老此后未曾撰写其他篇章。潘天寿（1897—1971），早年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浙江宁海人。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兼工书法、诗词、篆刻等。著述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毛笔是源于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具，文房四宝之一。据文物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经使用原始的毛笔写字作画，毛笔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战国时期毛笔这一书写工具已经成熟。毛笔对于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直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毛笔的常识》一文则是潘天寿结合历史文献、使用经验、社会调查等多方面资料撰述而成。全文分总论、毛笔的历史、毛笔的种类、毛笔的别名、毛笔的毫料、毛笔的管套、毛笔的制造、毛笔的名类、毛笔的性能与选择、毛笔的保藏等十节，附柳炭、香头、纸媒头一节，涵括了毛笔方方面面的常识，是了解毛笔及书画文化的极佳入门读物。

此次整理以 1954 年《毛笔的常识》一文初版本为

底本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对于原书中的明显错字径自更正；引文因系作者根据需要节引，整理过程中除对显著错误径改外，并未根据所引资料出处对原书引文进行修订，还请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注意。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	总论·····	1
第二	笔的历史·····	9
第三	笔的种类·····	23
第四	毛笔的别名·····	28
第五	毛笔的毫料·····	31
第六	毛笔的管套·····	46
第七	毛笔的制造·····	54
第八	毛笔的名类·····	65
第九	毛笔的性能与选择·····	77
第十	毛笔的保藏·····	87
附	柳炭、香头、纸媒头的制法·····	100

第一 总论

吾国自周口店猿人头骨发掘以后，一般考古学家，均公认约在四百五十万年至一百万年以前，就有我们的祖先居住。并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文化报告中除猿人头骨和旧石器以外，还发现原始人“骨骼上的刻划”。他说：

关于骨骼上，有人工刻划的痕迹颇多，皆用途不甚明了，计有“刮的平面”，或“刻的半圆形长沟”，“刻的三角凹入”，及“刻的深沟”等，凡是这种刻划痕迹者，大概都是碎的骨器或装饰品，现在已不能推测原形，然可断定为人工有意义的制作。

周口店的骨器中，尚有“尖骨器”和经过制作而用途不明的骨器如鹿角等。

这些有人工刻划痕迹的骨骼、尖骨器、旧石器，与猿人头骨同时同地的发现，一般人都认定这刻划痕迹中的“半圆形长沟”、“三角凹入”、“深沟”等，就是美术上一种最原始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吾民族原始雕刻与原始绘画的渊源。又这种骨骼上所“刮的平面”，及所“刻的半圆形长沟”、“三角凹入”、“深沟”等，定有他刮和刻的工具，是一件必然的事实。胡蛮同志著《中国美术史》，就根据这必然的事实，推

断这骨骼上的刻划，是用同时同地所发现的尖骨器为工具。他说：

这“尖骨器”和骨骼上的刻划，同时同地的发现，给与美术起源以极要的解答。——“尖骨器”就是在“骨版”上刻划线纹的工具。

骨与骨的硬度，常相差不远，用“尖骨器”刻划骨版，是否适合事实，殊可研究。旧石器时代所制的石器，虽极粗笨拙劣，但石的碎片都是锋利而且尖锐的，在制石器的所在地，随处都有。这种“骨版”上的刮和刻，或用锋利尖锐的碎石片为工具，实极可能。又当时的人工，既可制造尖骨器，或也可能会制造尖石器，以为刻骨刮骨的工具，也未可知。总之这种“骨版”上的刮和刻必须有“尖骨器”，或“碎石片”、“尖石器”等为刮刻的工具，是我们大家所公认而无疑义的。那么不论“尖骨器”也好，“碎石片”也好，“尖石器”也好，都可能是原始起源美术的工具。它的情形，与吾国各古书上记载我们祖先最初书写文字的工具为“尖木器”、“书刀”等的情况，完全相似，可作参考和对照。

《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释文》：“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

《物原》说：伏羲初以木刻字，轩辕易之以书刀。

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

《考工记》说：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郑《注》：“削，即今之书刀。”又《疏》：“古者未有纸笔，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是古之遗法也。”

伏羲初以木刻字，是说明伏羲氏最初用尖木器画八卦。轩辕易之以书刀，是说明轩辕氏用骨刀，或石刀刻划文字。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是说明虞舜创竹枝笔，始点染漆汁书写文字于方简，以创成后代用笔蘸墨书写文字的方法。换句话说：用尖木器画八卦，用骨刀或石刀刻划文字，就是用竹枝笔点染漆汁书写文字的先河。依吾国近代习惯，叫刻图章所用的刻字刀为“铁笔”。那么这尖骨器或碎石片等，也可叫它为作画的“骨笔”或“石笔”。以《考工记》的削为例子，也可叫刻骨版的工具为“画刀”。然而骨笔也好，石笔也好，画刀也好，既可以刻划图画，也可以刻划文字，故这骨笔、石笔、画刀，就是吾国毛笔的远祖了。而骨版与竹木简等，也可说相等于后代绘画上所用的纸、绢、壁面等画材，没有两样，不过后代的纸、绢、壁面等比骨版、竹木简等进步些罢了。

又裴文中周口店猿人文化中证明“猿人已能用火的事实”。说：

第一是还留的灰烬——在黑色土中，发现木炭数块，

推知黑色沙土中，确含有燃烧后的灰烬。

猿人既然能用火，由日常用火后所存留的炭屑和烟煤，自然会知道烟煤和炭屑是一种轻松的黑色粉质物体，可做黑色的原料，这也是必然的事。

又吾国祖先，在极早的时代，就发现漆树的液汁，为黑色而有黏性的颜料，可以书写文字。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遗址中发现一种彩色陶器，表面红褐色，画有几何形的黑绿图案，描绘的技法，极为纯熟变化。与《物原》里所说的“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通鉴外纪》所载的“黄帝作冕旒，正衣裳，视

翬翟草木之华

染五彩为文章”等，也可相互参照。

因此我们可以

想象我们祖先

的绘画与绘画

所用的笔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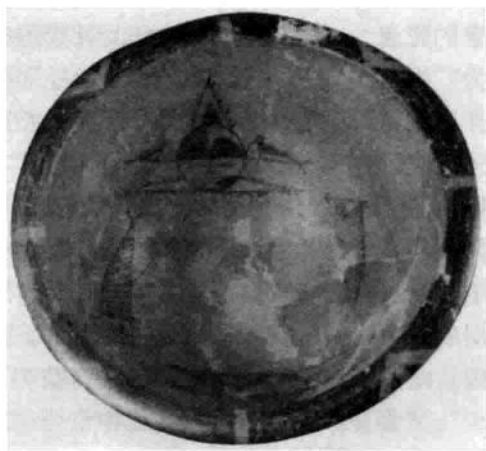
壁面、纸、

绢、色彩等材

料工具的起源

与萌芽，以及

发展的历史，



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是多么漫长而且悠远。

无疑的，绘画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的劳动。反过来说，劳动然后能完成绘画。但是需要材料，也须要工具，这是人类最初有绘画时所必然需要的条件。例如“尖骨器”与“骨版”，“漆汁”、“漆笔”与“方简”等，都是很明白的证据。倘使没有工具，没有材料，自然不能徒手劳动而成绘画，也不能徒手劳动而成书契和竹简上的文字。然有工具，而工具不精良；有材料，而材料不精美，也不能得到劳动所成就的良好绘画果实，这是相互的因果关系，是任何民族所不能逾越的规律。

但是一民族有一民族的特性。一民族有一民族的环境。一民族有一民族的生活习惯。一民族有一民族的自然发现。它在文化上的发展，以及工具材料等的进步与演变，也自然各不相同。寻求它变迁推移的痕迹，演进的状况，研究它既得的成果，和时代实际相结合，使它更进一步的精工良好。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将吾国祖先漫长悠远所遗下来的优秀传统的绘画，在百尺竿头上，努力向前迈进。更发挥其灿烂的光彩，这自然是我们绘画工作者和制造绘画工具材料的工作者共同的责任。

吾国古代绘画，在新石器时期，因发掘不多，很缺明朗的史实。但自周秦以后，直至汉唐，全以壁面为

绘画的中心画材，帛次之，魏晋以至隋唐，也间用麻纸皮纸以代缣帛壁面，然而究竟还是少数。当时制作绘画的壁面，须糊以胶灰或油灰，再刷上铅粉，或壁面上先衬以麻布，再用胶灰、油灰、铅粉，然后才可落笔作画。这种壁面上的装置工作，原为绘画作者工作的一部分。至于颜色的研制，胶矾的溶煮，笔墨的制造等等，都是绘画工作者事前的工作。例如唐阎立本的画《唐太宗泛舟春苑池图》俯伏池左，研吮丹粉。吴道子、李思训的画人物山水，煮绢加粉锤作银版状，再开始落笔作画。现在的油漆工作者、泥水工作者在绘饰神庙祠宇等壁面上的绘画时，须先向油漆颜料店购买油漆、胶灰、颜色、原料等等，自行研制配置，然后以研制的颜色，在配置的壁面上，着手作画，与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作画的情形，可说完全相同，而存古制。然自唐代以后，这部研制配置工作，渐渐转让给专门制作画具画材工作者的手中，独立门庭，自成统系。从事绘画工作者也因画具画材制作的繁屑，懒加问讯，渐相脱节。当其初开始的时候，原有分工合作的意义。然事后却从此各分途径，成两不相关的局面，是无可讳言的。制作画材画具的工作者，又因师傅徒弟陈陈相因的传授，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情况，每无从作制造上的研究，与实际应用缺少联系。又因制造画具画材的营造业户，每每只求廉价的推销以求多销的厚利，因此造

成“偷工减料”、“以假作真”等等流弊。直使画材画具有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之慨，殊有妨碍绘画前途的进展，至为可虑。然国画的画材画具两项中，以画具为先，画具中尤以毛笔占重要地位，故先编写《毛笔研究》篇，以为开始，其目的实为引起全国绘画工作者，画具画材的制造工作者以及画具画材的制造行业，对画具画材的研究与改进，以配合今后新中国绘画艰巨而远大的新前程，快马加鞭，駉駉直往。实为此篇的第一希望。

“鉴诸往而知来者。”故对于毛笔的变迁大略、不同的名称、原料的选择、制造的过程、应用的性质、保护的方法，以及其他优缺点等等，均加以叙述，以给读者因兴因废因改因革的常识和较为系统的研究资料。此为本篇的第二个主点。

然编者原为一绘画工作者，非制造毛笔的专门技术人员。并因限于时间经济等条件，未能在实践上作较详实的调查与在古籍记载上作较宏富的搜集，以及制造上作实际的试验。仅凭绘画时所得与简略询问所得以为本篇的中心材料外，全以古书籍上所常见的记载为辅助。故结果中心材料反觉较少而辅助的材料却转较多，这全是编者能力欠缺所造成的事实，是十分引以为抱歉的。好在古人的记载，大概也在经验上获得，择它的所长，弃它的所短，见仁见智全在吾辈，故所收古

籍上的记载材料，虽稍多，也不加随便放弃，希望以此作借镜而达推陈出新的目的。

俗语说：“抛砖引玉。”《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至盼画具画材有心得的研究者及读者，给予严格详尽的指示。



西汉河南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之朱雀

第二 笔的历史

吾国笔的起源，因年代久远，无从详考。然根据周口店所发掘的尖骨器，可认为刻划骨版的工具，而定为锥形的尖骨笔的时候，自然是吾国笔的远祖了。

又吾国祖先，在极古的新石器时代，就发现漆树液汁，为有黏性的黑色液体，可用它书写文字或图绘形象的材料。《辞源》说：

上古无纸笔，以漆书于方简。

上古以漆写简，自然须有写漆的工具。姑且不论它那时候的工具，是如何的简单陋劣，是如何的名称式样。大概不是用兽毫制成的。元吾衍《学古编》里说：

蝌蚪书，乃文字之祖，象虾蟆子形。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

吾国上古无纸与毛笔，用竹挺点漆而书，自然较近情况而合事实。若用毛笔写漆，漆腻毛软，不合使用，可为反证。苏易简《笔谱》说：

又虑古之笔，不论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为笔也。

上段话，对于笔，下一原则上的定义，极为妥当。

漆为黑色液体，点漆而书的漆，与后代渍墨而书的墨，质虽异样，而情况功用，完全相同。那么这点漆的竹挺，是竹枝所做成的竹笔，可说是毛笔的初祖，实没有什么不妥。（竹挺就是竹的细枝，竹枝的尖头，是否敲碎成丝状？未详。）与《物原》里所说的“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的笔，就是竹挺所制的竹笔，而不是后代所用的毛笔，较为可信。

那么吾国的毛笔，究竟到什么时候才有呢？这个问题，既无确实证据，也没有可靠的史实记载，难加以肯定的解答。但一般人却都认为吾国的毛笔，是创始于秦代的蒙恬。它的原因，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史记》里说：

始皇令蒙恬与太子扶苏筑长城，恬取中山兔毫造笔。

但马编的《中华古今注》，却作否定的判断。他说：

牛亨问曰：“古有书契，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非兔毫竹管也。”

徐坚《初学记》里，也有一段相似的记载，他说：

按《尚书中候》及《曲礼》，则秦之前，已有笔矣。盖诸国或未之名，而秦独得名，恬更为之损益耳。

又崔豹的《古今注》也说：

昔蒙恬之作秦笔也，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秦之时，并吞六国，灭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独称于时。

据以上的记载，吾国毛笔的创制，早在秦蒙恬之前。蒙恬仅损益已创制兔毫竹管的毛笔，用柘管、鹿毫、羊毫，而成一种秦笔罢了。《古今注》并说明秦代并吞六国以后，好灭没前代之美，故蒙恬独得以创制毛笔见称于当时。

又《韩诗外传》说：“周舍为赵简子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伺君之过而书之。”《庄子》说：“宋元君将图画，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周舍为春秋时人，庄子为战国时人，均在蒙恬之前。我们体会“墨笔操牍”与“舐笔和墨”八字，可断定当时已有毛笔并石墨胶墨等的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因笔墨二字联用，当然是用笔和墨来书写文字或绘制图画，非漆和其他的工具来书写文字或绘制图画，是十分明白的。又竹挺坚硬，绝无舐的必要，漆汁有毒，也不可随便入口。只有毛笔胶墨，或石墨，需要舐，而且也需要和，这是很显明的事实。梁同书《笔史》说：“制笔谓之茹笔，盖言其含毫终日也。”茹字，原作吃字解。《笔史》作含字解，也不切。实极合舐笔二字的意义。

很巧的，今年暑天的六月十日，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队在长沙市南郊左家公山第四中学基建工地